

流風鄉柳

□ 譚显波 著

南海出版公

椰乡风流

□谭显波 著

椰乡风流

谭显波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王晓虹

封面设计 陈贵全

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海南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625印张 130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7—5442—0580—0/I·99

定价：8.00元



作者简介

谭显波，男，1937 年出生，海南省文昌县南阳镇美里村人。1956 年毕业于文昌师范学校，曾任过小学教师，教导主任，1969 年从事新闻工作，任中共文昌县委新闻秘书。1987 年调县文化局任副局长兼孔庙管理处主任。本人爱好文学艺术，潜心研究伦理文学，现为省文联委员、省文化历史研究会理事、省群文学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文昌县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椰乡月》杂志主编。本人近来还认真研究儒家学说，现为中国孔庙联谊会常务理事。名字被列入《中国文艺家传集》。

著作有《宋庆龄的故乡——文昌县》、《文昌孔庙》、长篇小说《椰乡风流》，大型现代琼剧《招标嫁女》等。

南海出版公司

故事全属虚构 请勿对号入座
伦理观念不同 听其笑骂评说

——作者声明

有点海南味的书

——《椰乡风流》自序

凡著书立说者，总爱找名家写序。这样，既可以借名家之名，提高作者的声望，又可以借名家之笔，为作品进行一番介绍与评论。

我在出版这部小说之前，也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因为我有几位文友，都是海南文学界的知名人士，要请他们写序，是会有人答应的。但是，我不敢请。为何不敢？原因有二。其一是所写题材是个尚有争议的婚外情愫，什么婚外恋啦，第三者啦，情夫情妇啦，同年爹同年母啦……似乎自感品位低，矮狗扒不了高灶；其次是用海南话写海南事，土里土气，怕难入大雅之堂，弄得不好，变成车相公跌河，坏了名家名声，那就太对不起朋友了。于是，我只好学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其实，我也不敢夜郎自大，这区区10多万字的一本小说有什么好夸的！

最近，我拿抄写的原稿请打字员打印时，她边打边读，显得有点儿津津有味的样子，我便问，“好看否？”她笑嘻嘻地答道：“好看，有点海南味，想不出你也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这就是第二位读者给这部小说的评价。

为使这有点海南味的“东西”不致于招来各种不应有的麻烦，我只好在扉页上发表一个声明：故事全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伦理观念不同，听其笑骂评说。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写的这部小说编的也是海南的人与事。我总想字里行间要透出一股浓浓的海南味来。像海南名菜“文昌鸡”、“加积鸭”、“和乐蟹”、“东山羊”那样让人垂涎欲滴。也就是说，除了海南的风土、人情之外，人物的性格、语言都要海南化，是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产品，不是贴上海南商标的进口货，借以改变海南话难能入书的错误看法。

其实，凡是地域文化、乡土文学，它的一大特点就是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方言，什么样身份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但是，从我读过的许许多多的反映海南人生活的文艺作品中，似乎所有的海南人都不会说海南话了，海南方言在这得天独厚的这块宝地上已经绝迹了。难道丰富多彩的海南话只能在生活中流通，而不能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吗？记得前些日子有人曾提出搞“海南岛文学”，连到字里行间一句海南话都容不下，还谈什么“海南岛文学”？！

我有点自不量力，但也确是有点儿不服气。我只好硬着头皮勇敢地去吃这只螃蟹。因此，我把自认为海南味十足的《风流寡妇治光棍》这篇小说也编进来了。这样有海南味的作品不光是写给海南人看的，那

读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也些一读，看一看海南话写小说有没有可取之处。

现在，再谈谈《椰乡风流》这个“东西”。

我从小酷爱文学，诗歌、小说、新闻、散文、电影剧本、现代琼剧都曾写过，也出过两本书，但我最喜欢的就是有点海南味的这本“东西”。

我之选择伦理题材进行创作，也是有其原因的。在我的一生中，曾经搞了18年的新闻，经常出差到各地采访，在茶余饭后常听到许多“女人闹女人”的笑料，要把这些素材整理起来，也就是厚厚的一本书了。

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驱使我去深入解剖在改革开放年代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尤其是重点去研究当代婚姻、家庭、恋爱、社交等伦理观念。

1986年我到海口市参加由海南岛作家协会主办的会员创作学习班时，我便以这样的题材写了一篇小说，名曰《风流旋涡》，次年，作品发表在该会主办的《天涯》杂志36、37合刊号上。主要内容和情节就是《椰乡风流》的1至11章。后来，我觉得文人和与云椰花的事还没有完，有待于发展与深化，于是，我决定将这部中篇改成长篇。但想了很久，也谈了很久，就是懒得动笔。有一次，曾看过《风流旋涡》的读者雨露小姐听了我讲述续篇的提纲，她对这个话题十分兴趣，鼓励我尽快写出来，如果没有时间抄写，她可以代劳。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要我什么时间交稿？”她一本正经地说：“限你1个月！”我平时

写稿，最怕的是抄写，我宁愿边想边写10万字却不愿看着原稿一字一句地抄写8万。于是我便不加思索地说：“好，1个月交稿！”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简单的一句话，就使我累得半死，落得个作茧自缚、自讨苦吃的下场。于是，我一改懒散之毛病，用了整整1个月的晚上和4个星期日的业余时间，投入极其紧张的创作，晚上往往是写到半夜三更，早上也往往是闻鸡起舞。每天的进度平均是4000字。书成之后，雨露小姐为我抄写一遍，成为我的第一位读者。于1992年10月开始在《琼州乡音》杂志上以《驮着十字架的女人》为书名连载，直至连载到第19章。后因编辑变更，转载暂停，我只好重改一次，以《椰乡风流》之名拿到出版社去出书了。常言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书是“生”出来了，尽管跛脚破嘴也是自己的亲骨肉。如何评论，那是读者的事了。

借出书的机会，谨向那些曾经大力支持和关心过我的领导同志和朋友表示亲切的谢意。

1995年7月20日

责任编辑:王晓虹

封面设计:陈贵全

书名题字:

封面摄影:谭显波

目 录

有点海南味的书

——《椰乡风流》自序……………（1）

椰乡风流……………（1）

风流寡妇治光棍……………（208）

椰乡风流

1.

云椰花：一双妒意的眼睛在背后追逐着我，走了好远，还觉得背上热辣辣的。

在人生的知遇中，往往存在许多偶然。

椰城文体局秘书文人和要写一个琼剧村的材料，找来找去又找到了我的家乡椰子园村。

椰子园村位于海南岛的东海岸，那里遍地是一大片一大片密匝匝绿葱葱的椰子树林，正像俗话所说的“椰子围村山围屋。”

我那个椰子园村，从远处望去，只见数里宽椰树摇曳，进入村子，才能看到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乡间大路小道，那大路把椰林划成一块又一块，形成了自然的村落，那小道却弯弯曲曲划出一家一户的地盘。全村有五个祠堂五个姓，五个土地五个庙。姓姓有戏班，户户有戏迷。村子中间原有一个土戏台，据说是清

末民初的产物。1984年清明节，原曾在村业余剧团当过“生脚”的旅新华侨孙先生回乡扫坟时，捐献了15万元，把土戏台改建成一个全省一流的露天剧场，全村1000多口人看戏再也不用扛长椅、搬板凳了。市内外的琼剧团常来这里演出。去年，孙先生回乡探亲，还特地邀请海南琼剧院一团一连演了两个晚上，让戏迷过个戏瘾，琼剧村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

琼剧村的人看戏出名，演戏更出名，据老一辈人回忆，自30年代以来村中就有五个“厚皮班”，解放后才叫业余剧团，他们演文明戏也演古装戏。常演的有文明戏《爱国青年》、《糟糠之妻》、《红泪影》，也有自编自演进行宣传的小琼剧。古装戏有《林攀桂》、《张文秀》、《乞丐上京》、《秦香莲》等。演古装戏没有服装，他们便自出心裁，穿上雨衣当龙袍，穿上雨鞋当朝靴，演“三姐”和“秦香莲”的“旦脚”，多是男演员，他们穿起花衣裳，头上包一条黑头巾，装得很像，走起路来屁股扭扭，逗得全村戏迷笑得直不起腰来。在老一辈的“戏班子”中，也有出了名的，他们到外地演出，自称是“新文华”、“新长和”，“红梅二”、“道修三”，只有那个演丑角的敢称自己为“大鸭头”，意思是说海南名丑“鸭头二”该称他为兄哥。现椰风剧团的团长、老演员孙大姐就是从椰子园村“厚皮班”中调上去的。轮到我同符剑飞演戏，已是椰子园的第7代人了。

这次文人和来采访，镇委管政工的何副书记叫我

陪同。

文人和坐在办公室里对何副书记说：“目前，社会上流行现代歌舞，琼剧很不景气，我们想总结一下椰子园村人爱演戏，爱看戏的经验。”

“我看也没有什么经验，这只不过是群众的一种爱好，村中的一种传统。他们那里的人是‘天天嘴上不离戏，离了唱戏就没气’。放牛坡、椰树下，到处一片唱戏声，演戏的演成癖，看戏的看入迷，评起戏来才叫真功夫哩！有一次演《林攀桂》，扮演林攀桂的演员上金銮，上时戏迷们一数是七七四十九个台阶，等到下来时却少了两个台阶，那‘林攀桂’挨了戏迷一顿骂。去年，我把他们业余剧团的‘旦脚’云椰花调上来当广播员了，全村人都骂我拆了他们的台。这次去又要挨骂了。”

“要从大局出发嘛！谁都要舍得割爱。椰花，要是有那么一天，调你到市剧团，你去不去？”文人和笑着问我。

我只笑而不答，因为去和不去，我都不宜表态。我借故去为文人和找单车，便告辞了。

吃过午饭，我们三人骑单车出发了。走在新近开辟的乡间公路上，路旁高标挺拔的椰子树为我们张着一把把绿伞，铺着一路绿荫。

我们三人，算何副书记的话最多，他说，文人和是椰城有名的大秀才，会写材料、会编琼剧，也会患“气管炎”。

“椰花，你知道‘气管炎’是什么病吗？”

“不就是咳嗽，喘气嘛，我二叔公就患过，到了冬天喘得厉害，连戏也唱不出来。”我说是这么说，可从来不见文人和咳过一声，那年冬天他到我们村子去看演出，自己还登台唱了一段自己编的琼剧“赞椰子园”呢！

“他不是患正气管炎，他患的是副气管炎，这种病呀，就是妻管严，意思是被老婆管得严，怕老婆怕出了名。”何副书记边解释边哈哈大笑。

“姐芬不会是那样的人吧，去年我到市广播站学习播音，她还当过我的老师呢！”

“管得越严，是爱得越深，你懂吗？”

我只付之一笑，我懂得什么呢？

文人和一听到提起他的妻子，他便有意把单车蹬得飞快，似乎不愿听到多嘴多舌的何副书记揭他的老底。他那顶半旧草帽遮住了瘦削的脸颊和那一副看上去像是水牛眼睛般的深度近视眼镜，他穿的那套中山装，领子、袖口和衣脚都已磨破了，背上的霉斑像是印着一朵朵散落在地上的椰花。

我和何副书记在背后猛追，三个人又并排骑在一起。

“老文，椰风剧团为什么又很久没有下乡演出了？”何副书记有点不明白地问。

“原因很多，主要是人心散了。”

“剧团也不能散伙呀，剧团一散，谁来演戏？”我不知为何，却为剧团担了一份心。

我们一行来到椰子园村后，管理区团支部书记、

业余剧团的负责人兼“生脚”符剑飞向文人和会报了情况，因为许多情况文人和都已很熟，问的也不多，他寻根刨底的只是问椰子园村的戏为何长演不衰，百看不厌？

老戏迷“状元公”笑呵呵地说：“我们村里的人呀，宁肯不吃饭，琼剧照样唱，一天不唱戏，晚上睡不香！”

采访归来，文人和说材料他写，叫我写篇通讯报道，寄给省电台和报社进行宣传，为振兴海南琼剧出点力，帮点忙。

我过去只会唱戏，写报道还是姑娘入轿头一回。但文人和把大纲小目都给我想好了，不妨试一试。

半月之后，我写的那篇《椰子园村琼剧迷》的通讯被电台和报社都采用了。我高兴得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这篇稿子的成功，其实是文人和的功劳。记得初稿写完便寄给他修改，他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等他把修改稿寄回给我时，我署了两人的名字发了出去。因他是电台、报社的通讯员，我显然是沾了他的光了。我暗地为自己庆幸，我认识了一位肯在事业上帮助我的老师，我虽然吃的是镇政府的自筹粮，不是全民所有制的国家干部职工，可我也同样能够发挥自己的业余爱好，当一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员。

稿件发表之后，文人和给我寄来一封信，鼓励我今后努力写作，但也批评我不该在稿件上写上了他的名字。

我边看信边觉得文人和这个人也有点古怪，用他